

# 极端势力：想在中亚造“乐园”

9.11 事件以及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使人们的目光聚焦中亚。

这里所指的中亚,既包括当前国际形势的焦点——阿富汗;也包括从原苏联分立出来的五个中亚共和国。它西邻国际格局中的多事之地——中东,又与干戈纷扰的内外高加索、隔里海相望,它南接动荡不断的南亚次大陆,北靠俄罗斯,东接中国广袤的大西北。作为欧亚大陆天然的十字路口,它在历史上既是各种文明交流融汇的地方,又屡屡成为兵家必争或必经之地。纵横的山岭、耸立的高原、狭隘的山口、广阔的沙漠,曲折多艰的历史经历,犬牙交错的民族、语言、文化、教派和国界分布——构成中亚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也为各种极端势力提供了活动空间。

阿富汗 20 年的战争与内乱,五国立国与转型期的特殊社会状况,都是各种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宗教狂热主义等极端势力得以兴起和肆虐的背景。中亚各国的各种极端势力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重扰乱本地区各国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人们担心,对塔利班的进一步打击,会使这些势力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战火外移,趁机坐大……中亚将来会出现怎样的一幅图景呢?它带给世界的影响将是什么呢?

——编者手记

## 恶性事件层出不穷

● 本篇各段落作者 ●

恶势力挑战各国当局 何希泉

本·拉登是“乌伊运”的“大股东” 苏畅

“乌伊运”与其他极端组织过从甚密 苏畅

1999 年:极端势力向政府“宣战” 孙壮志

各种极端势力在中亚五国程度不同地存在活动“市场”。中亚五国独立伊始,各种极端势力在整个地区尤其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试图建立一个以费尔干纳谷地为核心、包括周围穆斯林地区在内的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产生与发展与该地区各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有关,但其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地缘状况是更为主要的诱因,同时,国际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可以说,内、外部条件共同“催生”了极端主义这个怪胎。极端势力的典型代表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有消息说,拉登为“乌伊运”提供大笔资金,“乌伊运”还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过从甚密。

## 恶势力挑战各国当局

伴随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相继独立。然而,自独立以来,中亚五国均程度不同地存在以取代当局或与当局分庭抗礼为目的、以民族和宗教为旗号、以恐怖暴力为基本手段的极端势力,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居多。

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时有极端组织活动,哈国家安全部近几年曾破获数起案件,有的是境外宗教人士私自开办地下经文学校、传播极端教义、训练恐怖活动技能,有的甚至暗中招募青少年到国外培训。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已成为中亚极端势力的活动基地,连年发生人质事件和边境冲突,对吉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99年巴特肯人质危机(见后)期间,总统阿卡耶夫曾向全国发布动员令,报名者仅千余人,还不如入侵吉境的非法武装分子多。

塔吉克斯坦虽已实现民族和解,但伊斯兰复兴党并未放弃在塔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的初衷,依然是拉赫莫诺夫总统的一大心病。

乌兹别克斯坦问题比较突出,曾在乌活动的极端组织有伊斯兰运动、突厥斯坦伊斯兰民主党、正义党等。“乌伊运”成了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典型代表,已被美国列为国际恐怖组织。

“乌伊运”成立于1995年。刚成立时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1998年改为现名。“乌伊运”的基本纲领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最终目标是伙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车臣、阿富汗阿拉伯人等一些国际恐怖组织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哈里发”国家。“乌伊运”总部先是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后迁至阿富汗的喀布尔(塔利班未占领前)。主要领导人尤尔达舍夫、纳马干尼。主要基地初期在阿富汗,协同塔吉克斯坦流亡阿富汗的武装反对派打内战。目前分为两处,一是阿富汗,二是塔吉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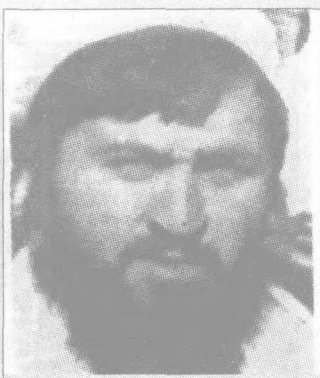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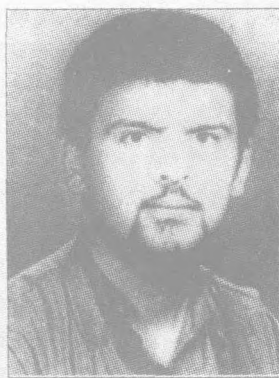
坦联合反对派控制区。当前的主战场是宗教极端思潮根深蒂固的费尔干纳谷地,并以此为轴心通过吉境对乌当局实施恐怖暴力活动。据有关资料,“乌伊运”人数目前多达5000人。

## 本·拉登是“乌伊运”的“大股东”

“乌伊运”与本·拉登来往密切。由于有着相同的政治和宗教目的,本·拉登十分愿意支持“乌伊运”的活动,并提供了大笔资金。1999年,本·拉登在坎大哈会见了“乌伊运”的代表,许诺要增加对他们的援助数目。同年8月,本·拉登派五位特使到塔吉克斯坦北部的哈伊特村与“乌伊运”头目之一纳马干尼会谈,并交给他13万美元,用以对吉尔吉斯斯坦南部进行袭击。2000年6月,“乌伊运”的新闻发言人宣称,本·拉登已向他们提供了几十万美元用以破坏乌兹别克斯坦的稳定。另据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民族安全委员会说,“乌伊运”接受拉登提供的援助已达几百万美元。

在本·拉登的资助下,“乌伊运”成为一支武装先进、武器类型丰富的国际恐怖组织,并在阿富汗等国设有武装训练营。这些训练营表面是属于当地的一些伊斯兰组织,实际上是由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阿富汗人组成的恐怖组织成员,教官都是由本·拉登和一些伊斯兰组织派出的训练专家。

在拉登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的伊斯兰组织纷纷向“乌伊运”提供资金,还与其举行会议,商议“推翻卡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现任总统)政权”的对策,并提供了200万美元。1995年,“乌伊运”一个领导人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与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组织代表就向其提供援助进行会谈。一些如“中东突厥联盟”、“伊大伊斯兰阵线”、“伊斯兰之源”等土耳其组织和慈善基金会是“乌伊运”的一贯支援者,其中的一个基金会在90年代中期就向它提供了几十万美元。1998年,一位带有乌兹别克族血统的沙特商人提供了



(左图) 尤尔达舍夫是“乌伊运”的艾米尔(精神领袖)。1992年,他宣布向不信教者进行圣战,制造一系列杀人案件,并组织“伊斯兰军”,后被取缔,秘密逃亡塔吉克斯坦,站在反对派一边打内战。1995年,正式成立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1999年,策划塔什干爆炸案后,宣布自己是“乌伊运”的最高领袖。

(右图) 纳马干尼曾在苏联驻阿富汗的空降兵部队服役,1989年复员回家。1992年逃往塔吉克斯坦,成为尤尔达舍夫的得力助手。1997年,纳马干尼任“乌伊运”武装力量总司令。1999年8月制造吉南部巴特肯人质危机。纳马干尼被誉为游击战和空降战“大师”,其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25 万美元。沙特“国际伊斯兰拯救”也曾对“乌伊运”进行财政援助。

1999 年春天,“乌伊运”代表团访问沙特,并得到了来自“伊波拉伊姆”基金会提供的 27 万美元。

### “乌伊运”与其他极端组织过从甚密

在 90 年代初,通过从乌兹别克斯坦逃到车臣的宗教极端分子和土耳其的高加索伊斯兰组织,“乌伊运”分子开始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建立联系。“乌伊运”头目尤尔达舍夫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头目巴萨耶夫有密切往来,巴萨耶夫称他的队伍是“乌伊运”的“车臣兄弟”。1999 年尤尔达舍夫曾致函巴萨耶夫,希望他们能够联合全世界的穆斯林为其理想而斗争。在车臣战争中,被打伤和打死的武装分子中就有乌兹别克斯坦人。而且据俄罗斯的安全部门调查,车臣分子也参与了 1999 年 2 月的塔什干爆炸事件(见后)。

乌兹别克斯坦的恐怖分子对车臣非法武装丰富的作战经验十分感兴趣。1997 年 6 月,尤尔达舍夫的亲信之一巴赫洛姆到车臣与其商谈组建“乌伊运”的军事组织,双方达成协议,在车臣的“高加索伊斯兰学院”培训 300 多名“乌伊运”分子。1999 年底,在车臣战地指挥官哈塔卜的帮助下,“乌伊运”在车臣建立了名为“乌兹别克阵线”的训练营。

除了在车臣建立军事基地和训练营之外,“乌伊运”还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有着几千人的训练营,在阿富汗的训练营以北部各省为主,几乎遍布了阿富汗全境;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和旁遮普省有四个训练营,在拉合尔省还有几个高级训练营;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吉尔加塔尔和加尔姆地区,由纳马干尼建立的军事基地和训练营已具有相当规模。纳马干尼早在 1992 年就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组建了训练营,以后势力逐渐扩大,军事基地和训练营都增加了不少。据联合国驻塔吉克斯坦的难民事务代表说,1999 年初在加尔姆一地的“乌伊运”恐怖分子就有 1500 人。这些军事营地武装先进,武器类型丰富。他们尤其着重于训练如何进

行游击战,以及破坏性的恐怖活动。

据外电报道,我国境外的“疆独”(“东突”)分子与中亚的恐怖组织也有勾结。一些由本·拉登和土耳其某些组织向境外“疆独”集团提供的资金就是由“乌伊运”转交的。在境外的维吾尔分裂集团中,有两个集团与“乌伊运”关系密切。

### 1999 年:极端势力向政府“宣战”

1999 年 2 月,中亚最大的城市、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刚刚走出严冬,但独立广场及附近的几声爆炸给人们心理带来了新的寒意。这场爆炸事件造成 13 人死亡、128 人受伤。塔什干一直被视为中亚最稳定国家中最稳定的城市,这座城市发生重大恐怖事件,反映出中亚极端主义分子的能量骤然增大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认为这些爆炸事件是敌对势力的恐怖主义活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等国总统纷纷打电话给卡里莫夫,谴责恐怖主义行径。

随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也发生了更加严重的恐怖事件。8 月上旬,约 600 至 1000 名“乌伊运”极端分子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的巴特肯区和琼阿拉区占据了五个居民点,并挟持了大约 20 名人质,其中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内务部队司令沙姆克耶夫和四名日本地质考察人员。吉尔吉斯斯坦迅速动员了武装力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也表示,坚决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军围剿非法武装的行动,并将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一切援助。但两个月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最后经过艰苦谈判,武装恐怖分子及其劫持的人质撤到塔吉克斯坦境内。10 月下旬,被非法武装分子扣留的全部人质获释。

2000 年 8 月,极端主义分子和贩毒团伙在中亚地区再次挑起事端。8 月 5 日,约有 70~100 名极端分子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边境地区。这股武装分子仍为“乌伊运”的成员。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军与恐怖分子交火,战斗持续到 8 月 9 日。8 月 11 日,又一股极端分子



塔什干爆炸现场



参与塔什干爆炸事件六名首犯被处以极刑

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巴特肯山区,与吉政府军发生枪战。同时,一股恐怖分子还试图从阿富汗进入塔吉克斯坦边境,被驻守的俄罗斯边防军击退。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也发现了一批武装分子。8月中旬,大约50名极端分子再度从塔吉克斯坦境内

窜入吉尔吉斯斯坦的巴特肯山区,在边境地区与吉政府军交火。

1999年及以后在中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日益合流、泛滥,已成为中亚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

# 复杂的人文状况

中亚是欧亚大陆腹地,也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这三大世界宗教交汇和碰撞的前沿,还是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和现代丝绸之路——欧亚第二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中东、南亚、高加索地区及我国西部等周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五国,曾在一个国家内共同生活了70年,彼此之间的关系至今仍“割不断、理还乱”,它们在独立后的相互边界几乎形同虚设。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缘条件,使中亚极端势力能把宗教、民族、地缘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并使其功效发挥到极至。

## 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中亚极端势力之所以能利用宗教旗号,是因为该地区是伊斯兰教的传统地区,既受中东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又有伊斯兰在中亚地区“本土化”的特点,尤其是苏联解体前后当局宗教政策的变动为极端势力提供的时机和土壤。

伊斯兰教虽已在中亚传播一千多年,但真正扎根于此,要归因于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活动。苏菲派以其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强烈吸引着社会各阶层的穆斯林,派内组织严密,教阶等级森严,极难为世俗政府所控制。在苏联时期,中亚伊斯兰教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地下宗教活动始终存在,它们的头目绝大多数属于苏菲派。20世纪90年代中亚国家独立之初,都把复兴伊斯兰教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精神保障,苏联时期那些官方的神职人员在虔诚的穆斯林心目中早已威信扫地,潜身地下的思想极端的苏菲派头目应运而生,成为宗教界的头面人物。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并不平衡,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程度也有较大差别。由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的时间有先有后以及受当地居民习性的影响,伊斯兰宗教氛围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及哈萨克斯坦两国的南部地区较浓,教徒对真主也很虔诚。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北部长期以

● 本  
篇  
作  
者 ●

□ 何希泉



游牧为生的地区,伊斯兰教的影响很小,基本上没有几所清真寺,人们也不大重视伊斯兰教礼仪,妇女更无戴面纱的习惯,饮酒在这些地区也较普遍,因此被传统神职人员批评为穆斯林的“坏孩子”。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活跃程度正与伊斯兰教的影响程度相符,宗教意识越是接近狂热,就越容易受到以“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为目标的极端分子的煽动和利诱。

主张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盛行。费尔干纳谷地在历史上就是中亚伊斯兰教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在苏联解体前后,该谷地的清真寺数量增加了20多倍,到清真寺和经文学校学习《古兰经》的人数更是多得难以数计,而且大部分私立宗教学校都有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宗教团体的资助。但费尔干纳谷地更主要的特色却在于,这里是中亚瓦哈比派的发祥地。瓦哈比派是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上发生的近代史上首次规模较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后来这一教派的教义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国教。瓦哈比主义本来是宗教意义上的原教旨主义,与极端政治性的恐怖原教旨主义有区别,它提倡正本清源、返朴归真。但在传入中亚后,与整体伊斯兰教一样,也出现了“本土化”的变化,成为当地极端势力手中的一面旗帜。

伊斯兰教在中亚近百年来基本处于被压抑的地位,长期形成了官方伊斯兰与民间伊斯兰并存和平行发展的畸形状态,尤其是在苏联时期,这种特色更加明